

初中學生文庫

世界思想家列傳

下冊

編者 錢亦石



中華書局編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8078B

~~272727~~

世界思想家列傳

下冊

目次

	頁數
一 康德	一
二 黑格爾	一四
三 達爾文	二三
四 馬克斯	三四
五 昂格斯	五〇
編後	六三

世界思想家列傳 下冊

一 康德

家庭生活與中學生活

德國的古典哲學始祖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是普魯士省哥尼斯堡 (Konigsberg) 地方的人。他的父親名叫約翰喬治康德 (Johann Georg Kant) 是個光明磊落、潔身自好的馬鞍匠；他的母親路透 (Anna Regina Reuter) 是個真誠慈善的好女人。康德 幼時受母親的影響特別大，她常在祈禱的時候，帶這個不平凡的兒子拜訪神學博士叔爾茲 (Schultz)。這位神學博士對這個富於天才的孩子非常注意，勸他到相當時期應該預備進大學。賢明的母親，當然滿口稱是。所以她對康德 老早就耗盡心血，爲他安排着前途。她常率領他到田野去散步，把自然與宇宙的一些常識，講解給他聽。後來康德 說：『我永不忘母恩，因爲她在我的心中培植了一切良善的萌芽，她以所有的天

然現象啓發了我的心思，她不斷的擴張我的智力，她的教訓給我一生以受用不盡的影響。」

一七三二年，康德八歲了，即照叔爾茲的吩咐，進弗麗得利取安倫（Fridericianum）高等學校。這是怎樣的一個學校呢？校長就是神學博士叔爾茲先生，校內規則有：『誰要善用他少年的光陰，在學校中確立他將來幸福的基礎，那麼，必須信賴時時憑臨的上帝。』這就是學校的宗旨。幼年時代的康德，被束縛在這機械的教條中，被磨折在馴服的苦惱裏，共有八年之久，這是多麼不幸的事。甚至他到年老的時候，只要一回憶幼年時代所受奴隸的待遇，禁不住的使他戰慄起來。康德後來對他的同學鞏德（Gunde）說：『他們那些先生，絕沒有燃燒着我們腦內哲學與數學的本能的一個火花。』鞏德回答很巧妙：『要是把牠消滅，他們倒能辦到。』從這些話裏，便窺見當時學校生活的一斑了。然因康德特別勤勉，除了初入學半年的考試得到第二名外，以後常是名列第一的。同時，他受海敦賴希（Heydenreich）的陶冶，研究古典文學，很饒興趣，並與兩位同學：即鞏德與龍肯（Ruhnken），共同組織了一個小組，在課外研究拉丁文。這是他以後研究哲學的工

具。到一七四〇年，便畢業離校了。

大學生時代

這位思想家的故鄉——哥尼斯堡，當時已受歐洲資本主義的影響，成爲普魯士的第二重鎮，而這裏的最繁盛的地帶綠橋（Grüne Brücke）常有各國的商船往來，成爲商業中心。據說，十八世紀中葉，德國資本主義已進到原始積纒（Primary Accumulation）時期了。這時期的特點是：封建制度漸漸崩潰，資產階級漸漸擡頭。康德的思想是在這種具體環境下形成的。一七四〇年秋天，他升入故鄉的一所大學——亞爾伯特大學（Albertina）。所選的是哲學科，成績特別好，因爲他的求學志趣不是爲「混證書」或準備解決「飯碗問題」，而是努力吸收各方面的智識。也許有人要問，他爲什麼由一個醉心古典文學的人一變而專攻哲學呢？或者用他的朋友龍肯的話說，他爲什麼「從百花怒放的人文科學園地中間投到枯草迷漫的哲學荒原裏面去」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大學裏，有一位青年助教克奴真（Knutzen），這位天才的教授，所擔任的功課是哲學、數學、自然科學等，他的邏輯學教科書，嚴整、恰當、暢達，引起康德的愛慕，他的演講又提高

了康德的興趣。於是康德便常在克奴真的講壇下聽講。另一方面，「知弟莫若師」，康德的天才也被這位老師認識出來。克奴真常在私人的談話間，鼓勵康德努力上進，且借給他牛頓（Newton）的著作，只要他願意用功的話，又有豐富的圖書館可以任他閱覽。在這種情形之下，康德那得不把古典文學的興趣轉移到另一方面呢？所以康德在大學時代，最初研究數學與自然科學，後幾年則研究哲學；總括一句話，他已由自然科學的門庭，走進哲學的堂奧了。這當然不單是個人興趣的變遷，正確的講，應該認為是時代的反映；因為到資本主義初期，古典文學已失其存在的根據了。

關於康德的物質生活，則又非常之苦，他既出身於手工業工人的家庭，貧困糾纏着他，是必然的事。他雖時受叔爾茲的接濟，然仍是非常拮据的。怎麼辦呢？他生成一副傲骨，既不願向學校當局請求津貼，只得抽暇擔任個人教師的職務，取得少許報酬，以供零用。這種耐苦求學的精神也是青年的模範啊！

做家庭教師

一七四七年，是康德結束了大學的功課，而走進獨立研究的時候，他自視甚高，曾說

過：『我若是想發明真理，那麼牛頓與萊布尼茲（Leibnitz）的權威，應當毫不顧及。』又說：『我已經選定了我的路徑，我將踏步上路，不斷的向前，不受絲毫的阻攔。』然而那萬惡的「窮鬼」終於阻擋在他的前面，使他不能跳出當時貧困的大學畢業生所陷的坎壈，而消磨歲月於「家庭教師」的生活。他先在猶村（Judschen）某牧師家裏，繼在塞爾非（Salfeld）城某地主家裏，最後又在凱賽林伯爵（Von Keyserling）家裏，繼續當家庭教師八年。自然，這種生活對於他是不適宜的，因為他不能「貶損自己的智識以適合兒童。」不過，家庭教師的生活很清閒，康德即利用這清閒，加深研究。他常寫些文章在哥尼斯堡日報上發表，漸露頭角；尤以一七五四年，應柏林科學院懸賞徵文而作的論地球在自轉時是否受幾許變動，以及一七五五年按物理的推論地球是否能衰老這兩篇文章，更使他在學術界名噪一時。誰說家庭教師的職業可以埋沒了「有志之士」呢？

由大學講師而大學校長

在一七五五年，康德已三十歲了，他深知道自己的心得，非大學生不能瞭解，換句話說，就是他自己胸中的抱負，非在大學任教不能發揮，所以他決定提出一篇請求大學講

師的論文。題目是論火，用拉丁文寫的，這是一般學者特別珍惜的文字。在這一年六月十二日舉行大學講師學位授與式，當地的名流學者都參加盛典，他用極流暢的拉丁語演說，博得聽衆很熱烈的彩聲。

同年冬季，康德即開始跳上大學講壇做講師了。因爲他先聲奪人，所以聽講的學生極多，不獨講堂內滿坑滿谷，就是講堂外的前廊與石階上也擠得透不過氣來。從來未見過大場面的這位思想家，站在講壇上，似乎有點慌張，聲音比平常說話低些，並且屢次把自己說過的話拿來改正。可是聽講者仍舊佩服他的淵博，沒有一個人疑心他是膽怯的。就是他的態度有些不自然，都認爲是他過於謙遜。這是他第一次授課的情形。到了第二點鐘情形就兩樣了，不僅言語沈着，字字清晰，而且有條不紊，首尾一貫，與第一點鐘比起來，相去很遠。從此以後，他都是這樣講的；所以聽過他講的學生，無不悅意。

康德講學的聲望雖一年大似一年，然長期屈居在講師的位置，一直繼續了十五年之久，也可說是「懷才不遇」了。正因爲這樣，他的人格，他的思想，才鍛練得特別勝人。他所擔任的功課是邏輯學、物理學、自然地理學等。授課時，他非常小心，反復解釋，使那班常

缺課而腦筋簡單的學生個個能够明白固然他不高興自己所講的重要部分爲他們所忽略，但他也不高興那些像刻板一樣的話，——不管重要不重要，都一字字的記載下來。這位老師是一個拘謹的而又忠於職務的人，他除向學校正式請假外，絕沒有因任何事件而曠課。因此，別人的放浪形骸，他卻看不過眼；譬如在講演時，只要發見某一個學生的衣上缺少了一個鈕扣，他便會覺得非常難受。

到一七七〇年，康德升任哥尼斯堡大學教授，所擔任的功課，是邏輯學和形而上學。就職的論文爲論感覺界與精神界的各種形式與原理。一七七六年他第一次被任爲哲學系主任。這時來聽講的人也特別的多起來。從遠處來旁聽的也不少。一七八六年夏，正是康德六十歲，也正是他最享榮譽的時候，大學最高的職位——校長也落到他的身上。當時有許多學生贈他的詩，稱爲：「……父親，領導人，朋友和教師，雖然他地位愈高……依然是人類的友愛者。」

他就了校長職務以後，非常忙碌，可是他處理學校行政，總是小心、謹慎、坦白、正直的做去。有兩件事必須特別提出的是：一七八六年有一位大佐伯倫好雪（Berronhauser），

不許一個已受試驗過的學生，要求受政府的入學許可。康德便以校長的資格提出抗議。又一七九一年有黎克（Lyck）地方的畢業生二人遭官廳逮捕，只因他們是農民與靴匠的兒子，依照內閣會議所決定的「農夫及平民的子弟應當在小城市中學習他們父親的業務」而失掉了入大學的資格。康德對這個法令很不以為然，他說：「做父兄的關於教育子弟既已耗費了無限的精神與金錢，像這樣的辦法很足以使他們對學校生一種畏懼心，所以本校懇求政府轉令大元帥將新編入伍的少年國民釋放。」他這樣不畏強力，真是難能可貴，真叫那些在指揮刀前面俯首屈膝的校長愧死！

有規律的日常習慣

康德的日常習慣是有規律的，像起床、吃飯、寫作、散步、就寢等等都有一定的時間，彷彿一架很準確的自鳴鐘似的，絲毫沒有錯誤。從表面看，這種無變化的生活，似乎滑稽得可笑，其實，卻是非常應該的；第一因為他的身體弱，第二因的他為事情多，假使生活再不規律化，不僅身體受不住，就是事情也不會辦了。康德一生偉大的成就，與這種有規律的習慣有密切的關係。

康德每天早上五點鐘便起來了，他爲要維持着這嚴格的規律起見，他付託他的僕人以一種責任：那便是喚他起床，假使他還不起床的話，僕人便當毫不留情的拉起他。有一次，他和他的朋友談起這有規律的生活，當時把他的僕人喊來問他道：『你在我這裏差不多三十年了，你每天喊我起床，我曾經延宕過半點鐘或者要求再睡一下子過沒有？』他的僕人回答說：『從來沒有過！』這可說是數十年如一日啊！

他的早餐，只要一杯淡淡的茶，一盅牛奶，簡單的早餐就這樣過去。可是午餐，便與此完全相反，不但要好，且要吃得特別舒服。自一七八九年起，他自己家裏已僱廚子，不必到外面去吃；又不慣於個人冷清清的，所以常邀幾個客人同席，如果有人讚美他所高興的食物，他便非常高興。有時他也常在午餐時去做客人。如果是晚餐，無論請客的是誰，他都會謝絕不去的。一到晚上，他便到外面去散步。他的散步有一定的地帶，地方上的人稱他常走的地帶爲「哲學的小徑」。有些人且以他每天的散步來決定時間的遲早，比如說：『現在還不到七點鐘罷，因爲康德教授還沒有從這裏經過呢。』

在睡前，他高興向火爐站立着，凝視着窗外遠處的高塔，或者隨意的踱來踱去，計畫

明天應該做的事，並且把偶然感觸到的思想寫在備忘錄中。一到十點鐘，他立刻便上床睡了。但有一次，——也只有一次——這有規律的睡眠受了阻礙，原因是他一口氣讀完了盧梭的愛彌兒（Emile）的緣故。康德那百無一物的壁上，竟掛上一個盧梭的像，這是朋友餽贈他的，可見他對於盧梭的信仰了。

這樣有規律的生活，使胸部常覺微痛的康德，沒有生過一次病，吃過一次藥（除了因為便祕向朋友要過幾粒丸藥以外）所以他說：『我從來不曉得怎樣是健康，但從來也不會生過病。』同時，應該附帶指出的，就是他關於經濟的處理。他的經濟，無論是在甚麼情況下，都是條條有理的；在當大學講師的時候，他很儉樸，從來不肯借債，他常自鳴得意的說：『如有人扣門，我便說：「進來吧！」因為我知道門外沒有債主。』所有這些日常習慣，是青年們應該學步的！

兩重性的哲學

康德是以創立批判哲學（Critical Philosophy）著名的。我們要瞭解他的思想，可分兩個時期來說明，即批判哲學以前時期與批判哲學時期。前者約自一七五〇年到一七

七〇年，後者則在一七七〇年以後。

青年時代的康德，曾努力研究自然科學，企圖繼承牛頓的學說，進一步用機械的法則去解釋整個宇宙的發展。在一七五五年著了一本自然通史與宇宙論，指出自然界不是靜止不動的，而是不斷變化的過程，並且從唯物的觀點出發。他說：『給我物質我可以創造世界；即是說，給我物質，我指示你們：怎樣從物質中產生世界。』這樣一來，便把宗教的形而上學的宇宙觀推翻了。同時，指出宇宙的發展，是由兩種不同的力量——吸引力與反撥力——互相衝突互相鬪爭而推進的，到了某時期，將被牠自己否定而消滅。然後由原始混沌的物質，再形成新的宇宙。眼前的宇宙，祇是一種過渡的形式。這種見解，雖未脫離機械學的影響，確算得辨證法的具體應用。

可是康德的哲學越向前發展，他的二元論的傾向就越顯明，到了他的名著——純粹理性批判出版的時候（一七八一年），二元論便達到成熟的境界。他以為客觀世界確是存在的，但人只能認識現象而不能認識本體——即「物如」（Ding an Sich）——把宇宙分成「現象界」與「本體界」兩部分。「現象界」是受自然界規律支配的，所

以沒有神與自由。而「本體界」則超越自然界規律之外，只有神與自由才可發生效力。這無異使認識對信仰讓步，使自然界規律對神與自由讓步。換句話說，即是現象與「物如」對立，智識與信仰對立，科學與宗教對立。這是康德二元哲學的重心。

前面講過，康德的思想是在德國封建制度漸漸崩潰，資產階級漸漸擡頭的環境下形成的。他在批判哲學以前時期，根據自然科學的原則，搗毀宗教的宇宙創造論，且給形而上學以大的打擊，可說適應了時代的要求。然而十八世紀的德國資產階級，仍極幼稚，不能建立近代民主政治，故不得不與封建制度妥協，希望改良既存的秩序。從這一方面講，康德的二元論也祇是那種妥協的反映而已。

無病而逝

一七九八年，他的狀況正如他寫給朋友信中所說：『一個衰老無疾病的卻仍是頹廢不完的人。固然不能盡私人與公家的職務，但覺得尚有幾分力量可以完成他的未了的事件。』但到一七九九年他已呈現衰弱了。一八〇二年他的精神漸漸減少，身體也消瘦了，胃口也退步了。他感覺到生活的枯澀單調，常盼望着春天到來。有時甚至竟因等不

到在窗前慣鳴的草蟲出來而非常傷感的說：『我的小鳥兒不回來了。』一八〇三年，他高高興興的預備着朋友們爲他祝壽，等到賀客盈門，他的頭腦已昏眩了。在衰老不堪的時候，曾跌倒過一次，面部與背部都受過傷。

他一生不曾與任何一個女人結婚——雖然他曾嘗過三次愛的淡味兒：第一次鍾情於一個年青寡婦，第二次的對象卻是個妙齡姑娘，但因計算經濟的收入與支出而放棄了；第三次已是他做正教授的時候，也沒有成功，因爲那婦人另有一個男子向她求婚而出嫁了。——所以到暮年沒有一個異性的伴侶追隨着，只得把唯一存在世上的妹妹芭芭娜（Barbara）請來照顧他。那時連他唯一的右眼（他的左眼前幾年失明）也減弱視力了。沒有人扶持他，已寸步不能夠移動了，說話也不十分明白了，甚至連自己的姓名都寫不清楚。漸漸的，對於他的妹子、朋友、僕人都不認識了。一八〇四年二月六日，他幾乎完全沒有知覺，無聲無息的坐着。到十二日晨，他的脈搏停止，雙目暝合。這位思想家從此便離開人間世了。享年八十歲。

二 黑格爾

少年時代

使德國哲學更具體化，更系統化，開着燦爛之花的，就是黑格爾（Hegel 1770—1831）。他在1770年八月二十七日，生於德國南部的蘇邊區（Swabia）武登堡省（Württemberg）斯突噶城（Stuttgart）。他的父親是一個老成持重的君子，曾做過牧師，做過財政局的官吏。他的母親性情非常仁慈，且受過很好的教育。黑格爾五歲，便入拉丁學校，七歲又轉進本地的中學校，他開始愛好希臘的詩文，尤其是索福（Sophocles）的「安諦哥尼」（Antigone），使他深深的受了感動。曾兩次把他翻譯成德文。一七八八年黑格爾十八歲了，他在中學卒了業，進都賓仁（Tübingen）大學，研究神學、文學、哲學，非常用功，每讀一本書必詳盡分析，甚至長篇的記錄下來。他說：『真正的素養，必須堅決的抹去自己，如在畢達哥拉（Pythagora）教育制度裏面，學生起初五年不許做聲。』我們從這幾句話裏，就可以知道他當時是怎樣的努力。這時他還結交了兩個情投意合的朋友，這兩

個朋友是誰呢？一個是藝術的理想主義哲學家謝林（Schelling），另一個是詩人赫爾得林（Holderlin）。他們共同研究希臘的悲劇及柏拉圖的對話，尤高興讀康德和盧梭的著作。未幾，法國大革命的狂瀾，掀動了這些青年奔騰着的熱情，於是他們會合着許多同學，在一個明媚的春天，到都賓仁的市場上，手植「自由樹」（Liberty tree）以爲紀念。

從家庭教師到大學講師

一七九三年，黑格爾修完了都賓仁大學的課程，景況並不很好，但他不願做牧師，立志要得到偉大的成就；於是選中了一個家庭教師的職業，來維持生活。他在瑞士的百倫（Bern）與梅茵河畔的法蘭克福（Frankfurt）做了六個年頭的家庭教師。這時歐洲正四分五裂，非常混亂，他一面冷靜的從事觀察，另一方面，又不斷的和謝林通訊，這位謝林先生當時已在文壇上擡了頭，而黑格爾藉此種通訊把進步的德國思想界情形弄得一清二白。他經過深切的思考，在思想上，學問上都起了突變，所以他的研究，從神學方面轉移到哲學方面了。

一七九七年，黑格爾得赫爾得林的幫助，由伯倫到法蘭克福，在一個商人家中做教

師。他以「生命」、「命運」、「愛」三種觀念表現他關於形而上學的思索。這從他寫的基督與其命運中可以看出來。一七九九年一月他的父親逝世了，他得到一千五百金元的遺產，很覺得滿足，就把家庭教師的職務辭掉。同時他寫信給謝林，請他代為留意一個書籍豐富與有「好啤酒」的地方，決心作學問上的活動。謝林此時在耶拿（Jena）大學講哲學，黑格爾因為他的介紹，也在一八〇一年做耶拿大學的講師，開始了講壇上的生活，講授邏輯學、形而上學、自然哲學、純粹數學等等。

一八〇一年，他發表了斐希特（Fichte）哲學體系與謝林哲學體系之差別與關於行星的軌道。一八〇二年他與謝林合作，刊行哲學批評雜誌，在這裏他一共發表了哲學批評之本質、常識與哲學、懷疑論與哲學的關係、信仰與智識、自然法論這五篇論文。表面上好像他受謝林的影響，而為謝林辯護，然而事實上黑格爾自負甚高，對人不易信服；他曾說過：『宇宙是一卷書，那只熱心於一部分研究的科學家等，不過是拾拾活字的印刷工人罷了；讀破這卷書，而瞭解其真意的，只有哲學家。但康德以後諸哲學家，什麼事都不懂，不過是妄自僭稱為哲學家罷了。』雖然黑格爾與謝林都是以精神先物質而存在，把

宇宙的基础顛倒過來的唯心論者；可是黑格爾那時已表現他與謝林之間不盡相同，且高出於謝林之上。謝林以超宇宙的「絕對我」爲宇宙主宰，否認物質的獨立性。黑格爾則以「絕對精神」(Absolute Spirit)爲主宰，由這「絕對精神」的客觀化而表現爲自然界，把物質的自然界，看成「精神生活的另一面。」所有這一套哲理，詳見於他的精神現象論中。我們很明白的看出：謝林的哲學是主觀的唯心論 (Subjective idealism)，而黑格爾的哲學卻是客觀的唯心論 (Objective idealism)。在這個時候，黑格爾在哲學界中，已獨樹一幟了。

在國難時期

一八〇六年，黑格爾已由講師而升爲教授了。不幸普法戰事爆發，在緊張而又悲慘的砲火中，他還繼續寫他的精神現象論之末章，這本偉大的著作，恰於十月十三日夜半脫稿，而拿破侖即於十月十四日晨打破耶拿。法軍開始在耶拿城裏搶劫；那時有幾個法兵，撞進黑格爾的住室，用種種的方法威嚇他，正在「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的一剎那間，他偶然發見法兵的肩章是「榮譽軍」三個字，於是他操着純熟的法語，對那個法

兵說：『在一位帶榮譽章的軍人之前，一個毫無抵抗的文人，總該有要求以禮相待的權利吧。』果然，他因此得到了「榮譽軍」，「以禮相待」而保全生命了。當兩軍正在火併的時候，他匆忙的把精神現象論的底稿，藏在懷中，逃到有法兵保護的耶拿大學校長的住宅裏。到戰爭結束，他看見拿破侖騎着馬，耀武揚威的走過耶拿城，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說：『我看見了皇帝，看見了世界靈魂騎着馬巡行市上，而他就是支配全世界的人，不禁使我生奇特之感。』他曾稱贊（也可以說是嘲笑）拿破侖爲「馬背上的宇宙精神。」後來他接到朋友一封對於德國前途感到悲觀的信，他回信安慰那位朋友說：『只有智識是唯一的救星，有智識能够使我們對於事變之來不致如禽獸一般的訝然吃驚，亦不至僅用權術機智以敷衍目前的局面，只有智識可以使我们不至把國難的起源認爲某個人一時智慮疏虞的偶然之事；只有智識可以使我们不致認國運的盛衰、國脈的絕續僅繫於一城一堡之被外人佔領與否，且可以使我們不致徒興強權勝利與正義失敗的浩歎。』是的，智識的效用，在某種限度內，是不能否認的。遇到國難當頭，我們應該依照「智識之光」去分析一切，最重要是要在國難中認清出路在那裏？黑格爾在礮火中還能完

成他的著作，不能不說是哲學家特有的「寧靜」，如果大家都學他這樣幹，那便糟糕透了！在敵人以大礮征服我們的時候，若不求抵禦之策，而僅拾黑格爾的唾餘，乞靈於「智識」，甚至喊出「教育救國」的主張，那就是敵人最得意的事！據說，黑格爾受了愛國心的激動，寫成兩本小冊子，但因受環境的壓迫，始終沒有發表出來。這位哲學家的愛國心，大抵停留在研究室內，至多也祇停留在筆尖上，與真正愛國的大眾是隔離的。

以有職業與有妻子自足

法軍佔領了耶拿後，耶拿大學被封，黑格爾自然失了業，而陷於困境。後來，幸得朋友的幫助，他在班堡（Bamberg）得到一個新聞編輯的位置。可是在法國人監視之下，言論沒有絲毫的自由，甚至只好登載一些「事與願違」的官樣文章。關於這件事，他對朋友說過下面幾句幽默的俏皮話：『我現在閱歷既深，才知道真正奉行「聖經」中的教訓，就是先尋着衣與食，天國自會加上與你。』可見黑格爾從前奔騰着的熱情已漸漸消逝了，他雖用手植過「自由樹」，卻不曾盡力來保護「自由樹」，而專為「衣與食」對現狀妥協。

一八〇八年，他任紐倫堡（Nürnberg）高等學校校長，在那裏實施他的哲學教育，常常發表他對於教育的意見。一八一一年九月是黑格爾一生最快樂最值得紀念的時候，他已四十一歲，和紐倫堡元老院某議員的女兒瑪麗（二十一歲）結婚。久困在孤獨與寂寞中的哲學家，走進幸福的懷抱。那種欣喜的程度，在他給朋友的信裏完全表現出來。他說：『我在地上的目的是達到了。因為在這世上，只要有了職業與妻子，就萬事皆足了。這兩件事是我們做人應有的主要項目，其餘則不過是節注而已。』從這短短的幾句話裏，可以窺見這位哲人在當時的風度了。

著書與講學

從一八〇八年起至一八一六年止，黑格爾除寫成哲學階梯之外，更有一種偉大的著作——邏輯學問世。這是紐倫堡時代最大的收穫。一八一六年的秋天，被聘為海德爾堡（Heidelberg）大學教授，講授哲學史與美學。一八一七年出版哲學全書，因此，黑格爾的聲譽日高。一八一八年繼斐希特而任柏林大學教授，以後十數年，使他感到很適意。在柏林正式授課之日，有一篇很長的演說，結論是：『追求真理的意志，對精神偉力的信仰，

才是研究哲學的第一個條件，人應當使自己適合這種最高的存在，而加以尊重。精神的偉大與巨力，無論如何反復說明，亦是值得的。宇宙的隱秘的本質，不能當認識的勇氣，我們必闡發其豐富的神祕於認識的眼前，而享受其豐富與神祕可也。』他繼續的講述歷史、藝術、宗教、國家的哲學見解。一八二一年，他的法理哲學綱要出版，從此聲譽更加昂揚，大有壓倒一切之勢，且來就學的人也突然加多，於是形成所謂「黑格爾派」。這時的黑格爾已一變其壯年期隱居似的態度，而特別活躍起來。對於求助的學生，總是不厭煩的與其談話。

辨證法

黑格爾是偉大的，但他的偉大，不在於少年期的熱情，不在於壯年期的寧靜，又不在於老年期的活躍，簡單一句話，就是因為他有兩部千古不朽的著作：精神現象論與邏輯學。在這兩部著作中，他充分的闡明了歷史的發展觀，形成完整的辨證法的邏輯思想，即有系統的方法論，推翻形式邏輯在哲學界兩千餘年的統治，在人類思想發展上開一新紀元。

不錯，有些人一提到辨證法三字，總有點大驚小怪，甚至以為是一種不祥的或可怕的名詞。其實，這是沒有常識的過慮。儘管在黑格爾以後，有人運用辨證法來研究歷史發展的過程，而創立所謂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可是就辨證法的本身講，沒有任何值得驚怪的成分，牠不過是一種最新的，最客觀的科學方法論而已。照黑格爾的意見，形式邏輯只注意思想的形式而忽視了內容。其原則完全是抽象的；而辨證法則包括內容各部的聯系，綜合內容與形式的各方面，是「科學發展的靈魂」。然而黑格爾是唯心論者，他的辨證法不是客觀物質運動辨證律的反映，而是他的絕對精神（或絕對觀念）的變化形式，始終不能脫掉神祕的色彩，所以黑格爾的辨證法，只是唯心的辨證法。

到了黑格爾的學生費爾巴哈（Feuerbach），確定「物質為主，精神為附」的原則，否定了唯心論的傳統；到了馬克斯與恩格斯又把費爾巴哈的唯物論與黑格爾的辨證法冶於一爐，而變成更高級的辨證法。這樣一來，邏輯的對象就不是超物質的絕對精神，而是反映客觀物質的思想了。話雖如此，然而辨證法的基礎卻是黑格爾奠定的，即是黑格爾真正偉大之處。

暮年生活

一八二二至一八二七年，黑格爾到荷蘭、維也納、巴黎等處旅行，特別留意各地的繪畫、音樂與藝術，這些給他後來在美學上的幫助不少。一八三〇年十月，黑格爾任柏林大學校長，他在就任的演說中，極力主張「自由精神與大學的自由」。一八三一年，他受法國七月革命的影響，發表英國憲法改革論。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正在準備新學期的講義的時候，突然腹痛如絞，經過了整夜的痛苦呻吟，到十四日午後四時十五分六十一歲的哲學家黑格爾，終於在「虎列拉」的猖獗中逝世了。

三 達爾文

幼時的興趣

用科學的方法，向人類解釋「宇宙之謎」，使自然科學重生的人，是誰呢？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他在一八〇九年二月十二日生於英國的許劉司伯壘（Shrewsbury）。父親是名醫生，母親是陶業名家的女兒，性

情謙和，而又堅忍不拔，達爾文的性格大半是由母親遺傳的。所以他從小就熱誠、正直、堅強、勇敢。不幸他八歲時母親便死去了。

一八一七年七月，達爾文進許劉司伯壘小學讀書，成績趕不上妹妹加特林（Catherine）他也承認自己在當時就許多方面說是一個壞小子。可是他對於博物學則深饒興趣，喜歡搜集蛤蜊、水獺、手蹟、錢幣和各種石子。一八一八年他轉入當地巴特勒博士（Dr. Butler）所辦的預備學校，繼續肄業七年，一直到一八二五年止。這個學校怎樣呢？他後來說：『沒有東西對於我的精神發育，比巴特勒博士的學校更壞的，因為此校所教的都是一些古典式的課程，除掉各種古代語外，沒有別的，再多也不過加一點古代地理和歷史罷了。』而教師們甚至他的父親，都不能瞭解這個天才的孩子；在他們的目光中，達爾文簡直非常平庸。他的父親責備他說：『你除射獵及捕鼠外，無所事事，豈非你自己和家庭的羞辱嗎？』然在事實上，達爾文並不是傻子，他對於有興趣的功課非常熱心，且以了解極複雜的問題爲至樂。如家庭教師所授的幾何學與姨父加爾敦（Galton）所解釋的氣壓表定位原理，卻使他覺得津津有味。

一八一九年，達爾文到威爾斯（Wales）的海邊住過三個星期，他發見黑色兼殷紅的半翼類大昆蟲，血蛾類及沙蜚娘類，這些都在故鄉沒有看見。於是他決心從事搜集。但和姊姊商量的結果，覺得爲搜集而殺死昆蟲，實在太殘酷，便改而研究鳥類。他說：『在我簡單的頭腦中，很奇怪一切人爲什麼不做鳥學家。』

在達爾文幼時教育上有價值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哥哥愛拉司穆司（Erasmus）是研究化學的，曾在家內建立一個小小的化學實驗室，根據教科書，從事實驗，並令達爾文做助手，他們都感到很大的興趣，常常工作到深夜。達爾文曾鄭重的說過：『這是我求學時期所受的教育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因這件事向我們指出實驗科學的重要。』可是別人對這件事持什麼態度呢？同學們贈他一個 Gas（氣體）的綽號，校長巴特勒博士也喊他爲 Poco Curante（無所用心的人），責他浪費光陰，什麼是求學？那些同學們以及校長都是不懂的。

大學生活 ⑥

一八二五年十月，達爾文遵父親之命，跟他的哥哥進愛丁堡（Edinburgh）大學，開

始學醫，也不能引起興趣。他說：『各種講義很無聊，令人不能忍受。』不錯！這枯燥無味的講義阻止了達爾文的研究，但還有一點附帶的，或者也可以說是頗爲重要的原因，就是：『……使我相信自己的父親有充分的財產遺留下來，可以保證我一種舒適的生活，遂阻礙了我對於醫學的每一種正當的努力。』這是達爾文很坦率的自白。

達爾文在愛丁堡大學混過兩年之後，他的父親知道自己的兒子決不能做個切實有用的醫生，又送他進劍橋（Cambridge）大學改習神學。雖然教會的教條值不得一顧，可是鄉村牧師那種恬靜愉快的生活，卻對他生了誘惑力。不料在劍橋大學的結果如在愛丁堡大學一樣，完全把光陰浪費了。他當時最熱心、最喜歡的工作，並不是怎樣預備去做牧師，乃是搜集甲蟲。我們且聽他自己講吧：『有一天我撕去一塊老樹皮，發見兩個罕見的蜚螳，於是每隻手捉一個，忽然又看見第三個，且是一個新種，我不能憑白讓牠飛去，忍受這種損失，便把右手所捉的一個，急忙納入口中，不幸此蟲馬上放射一種具有腐蝕力極強的液汁，使我舌尖感到燃燒般疼痛，迫得立刻將牠吐出來。這一個失去，可惜第三個也飛去了。』因此，他又有「甲蟲狂」的綽號。

這時候，劍橋大學有一位亨斯魯（Henslow）教授，是神學家，同時又是著名的植物學者。達爾文與他很接近，常常跟着這位教師作長途步行，聽到許多關於動植物學的演講。以後幾乎每天跟他一道散步，因此，在大學內有呼達爾文是「和亨斯魯散步之人。」一八三一年，這位老師又勸他研究地質學，且要求地質學家塞治尉克（Sedgwick）往北威爾斯（North Wales）考察時，帶達爾文同去。這次旅行，對於達爾文是特別有意義的，他從此認識「科學成爲事實的綜合，因此可以由這些事實得到普遍的定律與結論。」

恰巧旅行回來之後，他接到亨斯魯的信，告訴他有比格爾號（Beagle）艦長非子洛（Fitz Roy）願將艙室的一部分給任何一個青年博物學家遊歷，不取川資。他聽到這消息，非常興奮，即向父親請求，經過相當周折，終於得到允許了。

週航世界

一八三一年十二月比格爾號解纜起程了，這次週航世界的旅行對於達爾文正如他後來所說的：『比格爾號的遊歷，把我的整個前途決定了……我的精神的第一次真正的教育與訓練是這一次的遊歷；我因此對於自然科學的許多部門才予以深切的注

意。而我的生成的觀察力，也才因此得到磨勵的機會。」

船上能讓他工作的地方很少，只有圖畫桌子一端狹窄的地方，如果海面不平靜的時候，弔牀要在日間懸到他的頭頂上。當他眩船再也不能忍耐的時候，便向桌子對面的測量軍官告罪道：『老朋友，我必須將牠的地平線推廣一點。』只要精神稍好一點，又繼續解剖海中的動物，或者用顯微鏡來觀察。他勤勞慣了，並且集中注意力於自己所常從事的一切工作上。他說：『凡我所默想的或披閱的東西，便使之與我曾經看見的或大概會看見的東西，發生直接的關係，在整整五年的遊歷中，我總是保持這一點。我在科學中如果稍微有所成就，那就是這種自修促成的。』

達爾文攜有來伊爾 (Lyell) 所著地質學原理，在船上閱讀，得益甚多。可是他並非「讀死書」的人，常常將所親見的東西和書本上的學說對照，假使不能够一致的話，他便相信自己健全的眼睛所觀察的來做結論。這種精神是研究科學的青年所應該仿效的。

遊歷的第三年，達爾文在阿根廷 (Argentine) 掘發一種巨大狹猿 (Gurjelier) 的

甲骨，不久又掘發巨象的遺骸及動物化石若干種，都是現在絕滅了的東西。他看到這些事實，屢次發生驚訝，引起不斷思索，不斷研究的興味。

一八三五年九月，船抵太平洋的火山羣島，這兒有新的鳥，新的爬蟲，新的貝類，新的昆蟲，每個島的距離不過五六十啓羅米突，而且是同樣的氣候，同樣的岩石，差不多一樣的高度。可是每個島上所棲息的生物卻不同。這是他以前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在這些鐵般的證據之前，達爾文對於自林納（Linne）以來「物種不變」的學說，益加懷疑了；他相信一切動植物的形態都是變化的。當牠們的環境發生變動時，當牠們的生存條件受到影響時，牠們便不能不變。

然而達爾文在旅行中的收穫並不止此。他在巴西（Brazil）看見奴隸生活，便充滿了忿怒與不平。曾寫信給他的姊姊說：「英國如爲完全剷除奴隸狀況的第一個歐洲民族，那牠將有何等的榮譽啊。在我離開英格蘭之前，有人對我說，如住在蓄養奴隸的國家中，我的意見當完全改變。我知道自己唯一改變之點，就是對於黑人品性的估價，已經高得多。看見一個黑人而不以友誼的態度對付他，是不可能的——他的臉上表情愉快，爽

直和公正，而他的壯健的身體是如此美麗。我從沒有看見一個具有殺人相貌的墮落的葡萄牙人而不願意巴西跟着海地（Haiti）的例子走的。」達爾文這裏所指海地的黑人是在一八〇三年公然脫離法蘭西羈絆的。無怪乎他的朋友赫伯特（Herbert）說：「聽他說及奴隸貿易的暴虐及其慘狀，真令人痛徹心脾。我確實相信世間上沒有一個更仁慈的人。」同時達爾文以悲天憫人的心情去注意澳洲土人的命運，也正站在同一感覺上面。他的日記上說：「他們絕不像通常所描寫的那樣完全墮落的人。」這句話把帝國主義者誣蔑弱小民族的黑幕揭穿了。可見沒有偏見的思想家，總是同情於在鐵蹄下受犧牲的被壓迫者。

一八三六年十月二日比格爾號抵法爾馬司（Falmouth）。這時航行五年之久平安歸來的達爾文是如何的欣喜啊！他在日記上寫着：「我爲歡樂所鼓舞，心神不定，再也不能寫下去了。」的確，這一天正如他對亨斯魯說的：「這是我一生中最高冕堂皇的一日。」

輝煌的著作

達爾文歸來以後，「在家中已是一個偉人，五年來的世界旅行，把名望提高了百分

之百。」（達爾文寫給非子洛致謝信內的話）他接受亨斯魯的忠告，帶着那些可貴的搜集物，移居到劍橋大學，準備作科學的整理。未幾他又把那些動植物標本與化石，運往倫敦，完成他的旅行日記與比格爾號旅行的動物學（*Zoology of the Voyage of Beagle*），這兩本書都先後出版。不久他和表姊妹威嫻德（*Elmma Wedwood*）結婚。

一八四二年九月，達爾文由喧囂的倫敦移居寂靜的賓恩（*Down*），埋頭研究。他根據搜集的豐富材料，已爲物種變異、新種起源的全部問題，草擬一個大綱。事情竟這般湊巧，他在一八五八年六月十八日接到一個敬重他的青年博物學家窩雷斯（*Wallace*）的一篇論文，把物種的起源是由生存競爭中適者生存的思想明白的發揮出來了。這樣共同的見解，使達爾文大大驚異。而來伊爾與呼克爾（*Hooker*）都勸他把自已的大綱與窩雷斯的論文同時提出倫敦林納學會。一般會員與舊派有聲價的教授們對於這種報告，採取一種靜默的反抗態度，「就是討論的企圖也是沒有的。」另一方面，窩雷斯得悉此事，絲毫不遲疑，不妬忌的將這種學說的優先權讓給他的「先生與朋友」——達爾文。自此時起，達爾文覺得負有一種迫切的義務，因此他的傑構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 即於一八五九年出版。這部書，他自己認爲是「他生平最重要的著作。」於是老年的教授們搖着頭，而青年的博物學家，卻看清了自己面前一條完全的新道路。

一八六八年他又發表了論家畜動植物的變異 (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關於栽培植物與家畜的材料極其豐富。證明由「人爲淘汰」(Artificial Selection) 可以促成生物的變異，這是「自然淘汰」說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最大的補充，也是物種原始一書最有力的補充。

到一八七一年，他的人類的祖先 (Descent of Man) 出版。此書說明人類並不是如神所指示：在創造天地的第六天出世的。人類只是從野獸演進而來，他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要服從自然律。此書出版，引起極大的激動，許多守舊派都攻擊達爾文，但他卻無動於中。

達爾文主義

俗語說得好：「真金不怕火燒。」達爾文的學說雖遇到頑強的反對，然而到現在，達爾文主義久已超過專門科學的狹隘範圍而成爲一種世界觀了。試問達爾文主義告訴

我們一些什麼呢？

在達爾文以前，一般人都相信一切生物是一成不變的，動植物的各種形態以及人類都是造物主所創造，最初的面目怎樣，現在依然怎樣，並且這一個東西與那一個東西是彼此沒有聯絡的。不待言，這是以形而上學的眼光來觀察世界。

達爾文在其科學的旅行中，在其人工的培養中，證明生物的形態是常變的，證明各種形態不同的生物有同出一源的可能，證明現在的全部生物，都是千百萬年長期進化的結果。且由此得到結論：凡生物能適應環境與生存條件的便生存，否則歸於死滅。這樣一來，就把生物學的傳統觀念以至聖經上的一切教條通通打破了。這位偉大的思想家，的確已跑到十九世紀「思想革命」的前線。

所以墨林（Mehring）說：『達爾文雖不是一個革命家，某些達爾文主義者自己雖已經成爲反動派，然就他的學說的性質講，這是一種革命的學說。』蒲列漢哈夫（Pléchanov）說得更對：『當人們在生物學上相信物種不變時，他們的思想便是玄學式的。法蘭西的唯物論者具有這種見解，甚至於他們雖力求捨棄不顧，總是繼續回到原有的』

見解上去。現在的生物學卻永遠將牠拋棄了。與達爾文的名字相連的學說，是一種真正辯證法的學說。」

講到這裏，我們得知道：達爾文在一八五九年所發表的物種原始與同年馬克斯所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評，這兩大名著是並行不悖的。也許可以這樣說：達爾文發見了生物中的運動律，而馬克斯則發見了人類社會中的運動律；達爾文尋出了一把鑰匙，把生物的祕室打開，馬克斯尋出了另一把鑰匙，把人類社會的祕室打開。在某種意義上，應該承認馬克斯的學說是達爾文主義的再進一步的發展。

不幸達爾文不斷的在病痛中掙扎的工作着，到一八八二年四月十八日的夜晚，他發生了一種很厲害的「心跳病」，他自己很清楚，死期將至，於是他慷慨的說：『我絲毫不怕死。』隔天——四月十九日，他安然去世。葬於倫敦韋斯敏斯德寺院（Westminster abbey），與大科學家牛頓的墓地，相去僅十尺。

四 馬克斯

幸福的家庭

以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建立者的資格，向資本主義制度投致命的巨彈，一方面受人詛咒，另一方面受人擁護的偉大思想家，就是馬克斯（Karl Marx 1818—1883）。這位巨人是在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於德國萊茵省（Rhine）居利城（Trier）的一個猶太人之家。他的父親海恩利系·馬克斯（Heinrich Marx）繼承從十五世紀初葉以來的家學淵源，初爲律師，後爲居利地方政府的法律顧問。這位老馬克斯，具有溫和仁愛的心腸，對於哲學、文學均有研究。馬克斯的母親是荷蘭一個猶太法律博士的女兒，也和他父親一樣有教養。可惜她不會說德語，因此在兒女的教養上沒有什麼影響。他們雖是猶太人，然並不爲猶太的舊習慣所拘束；一八二四年，他們從猶太教改信基督教。

馬克斯幼時十分聰明，性情又剛強、勇敢、沈毅、果決。父母都鍾愛他，尤其非常注意教育他。稍長，父親便教他讀書，並授以德法名人的關於歷史和哲學的著作，對於他的前途，抱着無限的希望，且斷定他將來是爲人類造幸福的。母親也以爲他的將來必定事事如意，故喊他爲「幸運兒」。馬克斯所受的薰陶並不止此，特別要說明的有一家鄰居，也是他父

親的好友，即威斯特華倫（Westphalen）男爵，他常以希臘詩人荷馬（Homer）的敘事詩，與英國戲劇家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戲曲教馬克斯與自己的女兒燕妮（Jenny），所以有人說，馬克斯在威斯特華倫的家中，找着一個第二家庭。

求學與戀愛

馬克斯肄業於居利中學的時候，各科成績都好，尤以希臘文、拉丁文、德文、歷史等更為出色。他的品行端正，一般同學不僅愛他，而且畏他。到一八三五年九月，他便在這個中學畢業了。是年秋季，他遵父命，升入邦恩（Bonn）大學，習法律學。但在此成績平常，沒有使父親滿意，常受譴責。一八三六年暑假，馬克斯住在家中，利用機會與他少時的遊伴，現在已為居利的「花魁」——燕妮接近，試演他安排妥當的愛情劇。本來，馬克斯傾慕燕妮，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因自己是受人輕視的猶太平民，且相貌不揚，家庭又不是如何的富裕，故只好把那火一般熱烈的愛情抑制着。這次暑假，居然以火熱而又纏綿的情意，打動那位漂亮而有高見的美人之心，「幸運兒」的幸福總算不小！

是年十月，馬克斯又遵父命，轉入柏林大學。柏林的學風當時為德意志全國各大學

之冠，學生不但一致在講義上用功勤學，並且有追求高深學問的意志，這即是說他們不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而是在研究室中，在教師領導下，對當前的現實問題，加以切實的探討。天才的馬克斯既處於這樣的環境，他的努力自然是可驚的。據墨林的計算，他在兩學期中自修所得的學術材料，倘若排在課程上從容講下去，二十個學期還講不了。他這樣的努力，無疑的是想得到更深的學問，以博取愛人的歡心，並祈得威斯特華倫男爵的許可；另一方面，他對於遠離的燕妮也更熱狂的懷念着，到十一月他已寫成了三卷「情詩」送給她了。據馬克斯的姊姊索妃（Sophie）十二月給他的信上說：「燕妮接着這三卷詩，喜極而泣。」可見他們間的愛情是非常深切的了。一八三七年，馬克斯同意他的兒子「單刀直入」，致書於燕妮之父求作女婿，在那位超越的貴族再三考慮之後，終於答應了。這時馬克斯的高興是不難想像的。

馬克斯因「夜以繼日」的用功，受到病魔的打擊。於是生起病來，他聽醫生的吩咐，往施居拉洛（Stralow）漁村養病，不久即恢復健康。但在這次病中曾說：「我對於黑格爾哲學讀過少許，我願意再投身於這個大海中。」旋因燕妮害病，他代為憂慮，且以學問

上尙有煩悶問題未能解決，故又生起病來。他在第二次病中，便依照前言投身於黑格爾哲學的大海。他說：『……我對於黑格爾哲學，從頭至尾，讀過一遍，即他的最大部分弟子的著作我也讀過了。我在施居拉洛接交許多朋友，因此加入一個「博士會」，幾個大學教師和我最親密的柏林朋友羅登堡（Rudenberg）都在內。在此會的爭論中，表現些互相對抗的意見，我自己和現代的世界哲學愈加很堅固的結合在一起了。……』他自研究黑格爾哲學後，才從過去清濁不分的思潮之中，走上了正確的軌道；他已變成「少年黑格爾派」的信徒了。

一八四一年，他以德謨克里特與伊壁鳩魯（Epicurus）自然哲學的異點這個題目，作畢業論文。可是當時因新王威廉第四即位，實行反動政策，以致全國各大學保守派的氣焰大張，所以他不敢把這篇論文提出於反動潮流正盛的柏林大學，而送交耶拿大學，經審查後認為合格，授予哲學博士學位。他的學校生活，便從此結束了。

從辦報到亡命

畢業後，馬克斯移居邦恩，希望在邦恩大學得到講師一席，並和「博士會」的好友

包爾 (Bruno Bauer) 共同創辦雜誌。不料包爾以文字觸犯邦恩大學當局之怒，離開該大學，而馬克斯的希望也成了泡影。不過這時馬克斯已成爲一個有實學的學者。從極負時譽的社會主義先進黑斯 (Nobels Hess) 看來，已預言他必爲「經濟學中的達爾文。」繼因寬彭 (Koppen)——也是「博士會」中的好友——的介紹，參加德意志年書的編輯工作；他寫「評普魯士新近的檢查令」一文，乃談政治的第一篇「處女作」，在德國檢查制度之下不能通過，後分成兩卷，在瑞士出版。

一八四二年五月，他因「少年黑格爾派」的關係，加入資產階級的萊茵報爲編輯。萊茵報因他的一篇省議會議事錄中對於出版自由的辯論論文而大增銷路，在柏林壓倒了德意志年書。連當時德國第一個政論家露格 (Ruge) 也讚美他「光輝燦爛」的論文。

是年十月，萊茵報的主筆羅登堡辭職，馬克斯卽就其職務。從此以後，萊茵報的銷路比以前增加一倍以上。可是檢查也日嚴，報紙幾乎常常不能出版。一八四三年，萊茵政府竟老實不客氣的向柏林政府請示，封閉萊茵報；雖有萊茵全省千千萬萬人署名的請願

書，要求取消封閉的命令，也無法挽回該報的命運。次年三月，馬克斯退出萊茵報，柏林的政府覺得他是個非常的人材，想拉攏他，密派歐塞（Esser）與他晤面，作種種的誘惑，然這當然是無效的啊！

一八四三年六月，馬克斯與燕妮結婚。到十一月間，這一對愛侶便往「舊學府」與「新都城」的巴黎了。在這裏，他們結交許多著名的改革家與社會主義者，同時讀了許多名著。在新的環境與新的修養之下，他那正在變化中的思想，忽然放射出異樣的光芒。一八四四年，他和露格主編德法年書，他在黑格爾法律哲學的批評和猶太人問題這兩篇文章中，表現思想的變遷，已由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變成社會主義者。於是普魯士政府竟對他下入境逮捕令。

然而馬克斯所受的挫折並不止此。巴黎的進步報，本是十分平庸的刊物，但編者爲要得青年們的歡心，推廣銷路起見，不得不改變態度，因此一般亡命客的稿件特別受歡迎。未幾，德法年書的著作者柏萊斯（Bernays）擔任該報主筆，而馬克斯等也先後加入了。在這時候他與志同道合生死相依的朋友昂格斯第二次在巴黎相見，因昂格斯在德

法年書所發表的論文，早已爲他所讚許，且他們已有書信往來，於是這次的會晤，訂成莫逆之交，開始合著神聖的家庭，這是他們公然反對黑格爾哲學而過渡到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且漸漸超過這種主義而發揮他們自己的唯物史觀的創見。馬克斯在進步報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對於普魯士王與社會改良一文的批評，這與露格的議論正相反，因爲這篇文章闡明了革命的觀點。普魯士政府視進步報爲眼中釘，在一八四四年十二月又對馬克斯等下第二次入境逮捕令。到一八四五年一月法國政府接受普魯士政府之請，封閉進步報，限馬克斯等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巴黎，於是他不得不亡命於比國。

比政府以不談比國時政爲馬克斯居留不魯捨爾（Brussels）的條件。四月初昂格斯也來了，他們兩個同住在不魯捨爾的工人區域。是年夏季，這兩位在任何方面都分不開的朋友，同赴英國，作六個星期的旅行，第一次與大工業相接觸，獲益不少。回到比國後，他倆合著德國精神文化，從一八四五年九月起至一八四六年八月止，才把這一本傑作完成，可是費盡波折，總沒有地方出版。「幸運兒」做了亡命客，也遇不到「幸運」了。

革命中的活動

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爆發，歐洲半壁均被牽入漩渦，演成一幕壯烈的民主革命的喜劇。比國與法國相距咫尺，首先受到影響。比國統治者除以暴力壓制本國的人民外，並搜捕亡命的外國人；馬克斯和他的夫人均被逮捕，曾引起比京人士的憤慨。政府迫不得已，乃把應負責任的警官革退，同時卻把馬克斯夫婦驅逐出境。

湊巧得很，當比國下令驅逐馬克斯的時候，而法國革命政府歡迎他的信也來了。法國政府中的要人符洛康（Flocon）原是馬克斯的老朋友，寫信給他說：『勇敢和親愛的馬克斯：法蘭西共和國的土地是一切爲自由而戰的朋友們的避難所。專制政治已經放逐你了，自由的法國就開門迎接你——迎接你及所有爲一切民衆神聖的事業、友愛的事業而戰的人們。法國政府中的每個官吏是要在這種意義上履行他的職務的。』馬克斯接到此信後，便於三月四日返巴黎。

沒有好久，柏林的三月革命起來了！這位被人罵爲「不要祖國」的思想家，卻積極參加「祖國的」革命活動。馬克斯和昂格斯都回到萊茵省，加入民主黨，並任新萊茵報（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出版）主筆，這是當時全德國五十餘種報章與雜誌之中最有

權威的新聞紙。編輯部的措施，完全由馬克斯獨裁，由於他的眼光明瞭與態度堅決，一切事情都進行順利。所以有人說：馬克斯是生成的一個領袖，凡與他往來的人都受他的影響。昂格斯也常說：『馬克斯自最早的幼年，即因性情的公正與堅實，感動世人，他是一個真正的領袖，一切都充分信賴他。』然而這並不是說新萊茵報的前途是一帆風順的；正相反，新萊茵報的政治綱領有二：（一）要求統一的民主主義的德意志共和國；（二）主張與革命的仇敵俄羅斯宣戰。爲實現這綱領起見，曾抨擊各種反革命與假革命的陰謀與幻想，因此，結怨於人，爲他後半生受人誹謗的主因之一。而當時的普魯士政府則以新萊茵報與馬克斯爲其眼中釘，起初控之法庭，以致馬克斯曾受兩次審判，逼得這位深嫻法律的思想家，不能不作有聲有色的辯護，結果，宣告無罪。但普魯士政府必欲除之而後快，以後則用暴力壓迫，在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一日下令剝奪馬克斯在德意志各聯邦居留的權利，應於二十四點鐘內離開各聯邦，不得滯留。如對這道命令不願意奉行，即當驅逐出境。新萊茵報的命運由此完結，而馬克斯的私產也爲此報花盡了。他這時正在爲新萊茵報到各處去張羅款項，在旅途中接到這不幸的消息，便和昂格斯同赴法蘭克

福，五月二十日又離法蘭克福，轉往巴登（Baden），以後曾被捕一次，到五月末衛民主黨之命往巴黎。七月十九日又被法政府下令驅逐。他在歐洲大陸上尋不到一個避難所，迫不得已，於八月亡命到倫敦。自此即在倫敦過其亡命客的生活，一直到逝世時止，共住三十四年。

實文與研究

馬克斯到倫敦以後怎樣生活呢？是的，他有一個好朋友——即爲了他的研究而抱着犧牲精神去「做生意」來接濟他的朋友，這就是昂格斯。但他在昂格斯的接濟之下，還是非常貧困的。因此，他於埋頭研究之外，不得不賣文。不過書店老闆都知道他是一個革命家，不敢收受他的稿件。至於德國那些能够聘請駐外通訊員的大報館，不是牠們不願照顧他，就是他不肯接受。所以他的家庭常以馬鈴薯、麵包爲唯一的食品。有一個德國警探對於他的家庭有這樣的描寫：

『馬克斯住在倫敦一處最壞的地方，也是倫敦一處最便宜的地方。他住兩間房子，位置朝街的一間是客廳，內面一間是睡房，在全屋中找不出一件乾淨的好傢俱，……

……在客廳的中間擺着一張老祖宗的大桌，鋪上一塊白布，所有他的稿件、書籍、報章和小孩的玩具，妻子的縫紉工具、零星物件，以及破邊的茶杯，不潔的調羹、刀叉、燭臺……一切應用的東西都堆在桌子的上下……有一張椅子僅剩三隻腳，小孩子們即在此處玩耍，他們的廚房器具擱在另一張椅上，這張椅卻還算完全，凡過訪的客人總請在這張好椅上坐，然廚房器具卻不拿開，客人如果真坐下去，褲子就會遇着危險……」看了這段話，便知馬克斯窮苦的程度了。

從一八五一年八月起，紐約論壇聘他爲駐倫敦的通訊員，每星期通訊兩次，每次或每篇論文的酬金是美金兩磅。但他在當時用英文寫通訊，還不能馳騁自如，所以常請昂格斯代作。後來，馬克斯用德文起草，請昂格斯譯成英文。直到一八五三年，馬克斯才自己動手用英文寫文章。這些通訊，如被認爲無關重要的，都署上他的名字，登在不重要的欄中；如認爲重要的，便不署名，登在重要的地方作爲社論，使一般讀者相信這是該報編輯者的手筆。有時，整篇的通訊，只刊布三分之一，只照三分之一的篇幅給酬。如果整篇不刊布，當然一文也得不到。雖曾經他提過抗議，也是沒有效果的。另一方面，紐約論壇卻靠着

馬克斯這支臺柱，掛起他那「美洲和歐州的唯一報紙」的招牌，以自誇耀。到一八五九年紐約論壇受美國經濟危機的影響，限制馬克斯每星期只供給文章一篇，因此，貧困的亡命者更加貧困。雖說如此，而他的經濟學名著——政治經濟學批評——卻在此時完成，這是他十五年研究的結果，這是一生精力最強壯時代的結晶。以後便以政治經濟批評為基礎而着手寫其不朽之作——資本論（Capital）到一八六二年紐約論壇與馬克斯的關係就告結束。

馬克斯的賣文生活，固然不僅在美國找到市場，就在德奧英等國也有相當銷路，不過這是暫時的而非主要的罷了。自從紐約論壇這筆經常收入斷絕後，馬克斯的生活益陷於艱窘之中。當時寫給昂格斯的信是這樣：『我再向你談及我的窮況是最討厭的，但是不談又怎樣辦呢？我的妻子天天向我說，她願意和小孩子們同埋一穴，共入黃泉，我真正不能夠怪她，因為處在這種情形所受的屈辱、痛苦和恐怖，非筆墨所能罄述。七星期中沒有一個錢……』然而馬克斯並不因此頹喪，反從此益加努力。他接着上面一段話寫道：『我現在工作加緊了，我的腦袋在一切困苦中，比許多年來更覺健全。』這真是平常

人做不到的事。

一八六二年九月，他想在英國鐵路局謀得一個書記的職位，因被評爲字跡不佳，不肯錄取，更談不到謀他事了。一八六四年二月因母親病故得到一筆遺產，同年五月又因友人哇爾夫（WOLF）的遺囑，獲得一萬六千餘馬克，遂得償還一切債務。家庭經濟稍加改善，越發努力著作。他對昂格斯說：『現在工作和一匹馬一樣，因爲我必須愛惜我的有工作能力的時間。』從此，不顧生命的日夜趕寫資本論。到一八六六年而癱瘓發作了，他不得不遷往海濱養病。癱瘓愈後，牙痛與風濕病復相侵。於是，他便時常與貧病爲緣。一八六七年三月，他的資本論第一卷脫稿，帶到德國漢堡付印，八月把第一卷排印之稿校完。他向昂格斯致謝說：『……此書所以能够成功，是由於你的援助，我只感謝你一人，沒有你爲我犧牲，我決不能從事這大工作……』這種特殊的高貴的友誼，也是千古罕聞的。

資本論

自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以後，雖說對馬克斯的物質生活無所增進，——據說版稅收入尙不能抵償著此書時所耗的雪茄煙——但一般人稱爲「勞動者的聖經」，甚至仇

敵也都承認此書爲千古傑作，承認他爲「第一流學問上的思想家。」

可是各國帶保守性的智識界與新聞界，大抵持「沈默」的態度來反對此書，彷彿書中含有「共產主義」這種「不祥之物」。其實，資本論的內容沒有涉及共產主義，甚至連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這個名詞都很少映入讀者的眼簾。所以昂格斯說：『有些讀者對此書將十分失望。自許多年以來，有幾方面希望牠出版。他們以爲真正社會主義的祕密教義和萬應靈藥總應該在書中揭示出來；當某些人見着此書行世的時候，也許預先想到現在將從書中看見共產主義的福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誰這樣預想，誰就是根本錯誤的。』

那麼，資本論的內容是什麼呢？一句話說完，就是把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律指示出來了。更明白些說，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爲資本所宰制，而資本的目的，卻在生產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所以資本論的主旨，即在揭開現代社會剝削剩餘價值的祕密。在這種意義上，資本論又可叫做剩餘價值論。

現在資本論共有三卷，祇有第一卷由馬克斯親筆寫成，而第二第三兩卷則由昂格

斯整理出版。這一部名著，可以說是馬克斯與昂格斯兩人數十年心血的結晶。

在帶保守性的智識界與新聞界封鎖之下，資本論的銷路自然不好。但從第一卷出版之日起（一八六七），不到一年，即譯成俄文，不久，法文、英文譯本亦相繼出現，十年之內，歐洲幾個文化程度較高的國家，都有譯本流行。可惜到現在，完整的中文譯本還未產生，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天才停止了運用

馬克斯是「不服老」的，在一八七〇年，當他已經五十二歲的時候，有旅居日內瓦的俄國青年們寫信給他，尊他爲「老前輩」，他說：『這是我永遠不會原諒的。』他的意思顯然是要「老當益壯」。可是事實上，他因刻苦自勵，勤於著作，加之到處被逐，在流離轉徙之中，飽經憂患，常遇困難，以致身體受了大的損傷，時患風濕、頭痛、失眠等病。到一八七四年，爲訂正資本論的法文譯本，與替第二卷搜集材料，用腦過度，舊病又發。同時他的夫人也與病爲緣。到一八七九年，他的夫人病更沈重，而他卻有點轉機，還是從事資本論第二卷的著作。這位思想家的研究精神，不是常人所能望其項背的。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燕妮死了，馬克斯當風燭殘年，忽然喪失終身的女伴，總覺得愁苦萬分，正如他自己所說：『再過些時候，我將和我的健康，一起歸於烏有了。』但他有一件值得繫念的事，就是想完成他的大著資本論。無論怎樣設法休養，但失去了的健康，終沒有復元，竟於燕妮死後十五個月，他的天才的頭腦，就不運用他的偉大的思想了。逝世時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昂格斯在他的墓前曾說過下面一段話：

『他現在是一瞑不視了，千百萬革命的勞動同志無不表示敬愛與悲哀，他們所散佈的地方，自西伯利亞的礦山起，經全部歐洲和美洲，一直到加里福尼亞，我敢說：他現在或還有些反對者，但不會有一個私人的仇敵。他的聲名將於千百年中繼續存在，他的事業也將於千百年中繼續存在。』

五 昂格斯

從讀書到經商

在前一篇思想家馬克斯的列傳裏，昂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這個

名字是時常遇到的。我們提起昂格斯忘不掉馬克斯，正如我們提起馬克斯又忘不掉昂格斯一樣。不錯！他倆不但有最優越的友誼令人驚嘆，同時，且各有最優越的天才，一致爲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建立起堅實的基礎。我們知道，沒有昂格斯的犧牲與幫助，馬克斯的不朽之作是不易成就的，另一方面，沒有同一見解的昂格斯，則第二第三兩卷資本論也無人來整理出版。這樣看來，昂格斯與馬克斯在歷史上是同等偉大的。因此，在馬克斯列傳之後，不能不把昂格斯鄭重介紹一下。

現在讓我們看看昂格斯的環境吧！他在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於一個工廠主之家。而他的故鄉也是富於革命精神的省分——德國萊茵省巴門（Barmen）地方。幼時天資聰穎，性情又剛毅果敢；十四歲以前，肄業於巴門市立學校，校裏的教師，都是虔誠派的教徒，這與他的家庭一樣充滿着宗教的氣氛。一八三四年他升入歐爾柏菲爾德（Elberfeld）中學校，很勤學，成績也十分優美，尤其長於外國文，寫給朋友和妹妹的信，時常雜以希臘文、拉丁文、法文、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蘭文等。（據巴黎公社的一個亡命者說「昂格斯會說二十種語言」）一八三七年，他在這個中學畢業，本預備學法律，

經過相當考慮之後，以不願在專制的普魯士政府之下做官，即把學法律的念頭拋棄，依照父親的意思，在本鄉自己的商店裏學習商業。一八三八年，他離開故鄉到布列門（Bre-men）去學習商業。然他自己的志願並不在此，他那時很想做個「巴門的詩人」。

到布列門後的昂格斯，對於宗教開始發生懷疑了。一八三九年寫信給他的朋友有關於思想上頗為重要的話：『我曾沒有做過虔誠派的信徒……我現在已為一個真實的和很自由的超自然論者（Super-naturalist）』。不久，他又變成黑格爾的信徒。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同情於勞動者的痛苦，還在馬克斯之前。他在布列門替電聞報寫通信，描寫着巴門和歐爾柏非爾德的工人們怎樣在非人的生活下掙扎着。這些通訊發表後，那裏的讀者像發了狂似的，大家爭購電聞報，彷彿有「洛陽紙貴」的光景。但他們卻猜不出這是昂格斯的手筆。（這些通訊都是用假名發表的。）

信仰黑格爾與潑列

昂格斯是富於理解力和革命精神的人，他不但向宗教宣戰，他並且又向政治宣戰。他對於政治，首先相信黑格爾的學說，有一個時期，研究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每晚必讀這

種偉著。他給格列伯（Graeber）的信中，曾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歷史哲學中的偉大思想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法擒住了我！』同時，他又以要求一切國民都享有平等和自由權利的政論家潑列（Borné）的論旨爲圭臬。所以他說：『潑列是政治的實行家，與潑列對峙的黑格爾是思想家……現在只要將黑格爾和潑列兩人間阻塞的思想途徑開通出來，這兩個人所處的地位，在實際上較在表面上更爲接近。潑列的直截了當而又健全的見解，構成黑格爾——至少在理論上——所具見解的實際方面。我們現代的任務是在完全貫徹黑格爾和潑列的主張。』這時昂格斯的生活是矛盾的，他的職業生活既是經商，而他的精神生活卻爲著作。在這種矛盾之下，則離去乏味的職業，是很自然之事。

一八四一年，昂格斯離開布列門了，他向父母要求繼續求學，沒有得到許可。但他求學的熱忱並不因此消失。本來，一個富家子弟是很容易避免兵役的；他卻想藉這種機會到柏林大學去聽講，故於是年十月到柏林一個礮兵營中服役。抵柏林，正是柏林大學下學期開始，他馬上入校爲旁聽生，并聽神學和哲學等課。那時的神學教員是謝林，普王威廉第四即位後，借重這位謝林先生，原想用「默示錄」的信仰去摧折黑格爾汎神論

的鋒鏗。不料昂格斯聽了這樣的課，對於黑格爾哲學的研究，反因此加深，故於一八四二年，寫了一本沒有署名的小冊子，題目是謝林與默示錄，批評最近對自由哲學的反動企圖，他在事實上已是少年黑格爾派中傑出的分子了。露格讀了這本小冊子，起初以為巴枯寧寫的，後來才知道是昂格斯的手筆，所以他說：『這個可愛的少年勝過柏林的一切老驢子。』除了這本小冊子外，他還有許多作品投寄電聞報、萊茵報、德意志年書。他不但從事文字工作，且加進少年黑格爾派所組織的自由團，同時，對於軍事一項造詣很深，成爲他終身嗜好的科學。

新環境與新思想

一八四二年，昂格斯從柏林回到故鄉，在家裏只住了兩個月，他受父親之命，到英國曼切司特（Manchester）去。他的父親曾和一個英國人歐門（Ermen）在曼切司特開了一個很大的紡織工廠，叫做「歐門昂格斯廠」，昂格斯是被派去當書記的。當他赴曼切司特的旅途中，曾到萊茵報館，第一次和馬克斯見面，當時馬克斯正和柏林自由團的意見不合，因此，對昂格斯是很冷淡的，可是他們卻沒有什麼惡感。昂格斯一抵倫敦，馬上

以銳利的眼光剖析英國的社會狀況，寫成通訊寄給萊茵報、瑞士共和報、德法年書、巴黎進步報等。這位偉大的思想家，與最發展的工業中心（倫敦）接觸，思想便起了變化，他的注意力就轉移到經濟方面了。他在德法年書所發表的國民經濟學批評大綱對於商業、價值、價格、地租、資本、勞動、競爭和壟斷，都加以檢討，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說明社會革命必然取消生產工具的私有制。雖說這些觀念後來因馬克斯的發揮而形成一種完整而又嚴密的體系，然而昂格斯卻是這些觀念的原始創造者；這不能不說是值得驚異的事。

● 一八四四年，昂格斯離英返國，取道巴黎，第二次與馬克斯相見，聚談十日，從此成爲莫逆之交。他們即開始合著神聖的家庭，又名批評的批評之批評，在這本書內，反對黑格爾的唯心哲學，過渡到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且逐漸超過此種主義，而發揮他們獨得之見——唯物史觀。到一八四五年神聖的家庭出版，而昂格斯個人的獨立著作亦將付印，那便是名震一時和銷路最廣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他敘述英國自從應用新發明的機器以後，產業革命跟着發生，從而產生了「普羅列塔利亞」（Proletariat），且從普羅列

塔利亞的生活條件中，說明他們的心理，說明他們的覺悟，說明他們的勝利在未來。這是一本從事實的懷中產生出來的傑作。就是德國保守派的名經濟學者希爾德伯蘭（Hilf）（Delbrant）也不得不承認昂格斯「確爲德國一切社會著作家中最有才能和最有學識的人」。至於馬克斯更從此書中得到一種特別堅強的印象，他在一八六三年給昂格斯的信，曾有這樣的話：『關於你的書——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主要歷史，下至最細微之點，被自一八四四年以來發展的事實證明了……重讀你的書，令我驚心往事，惻然傷懷！鋪敘事實是何等新鮮、熱烈，並勇於預言，而又沒有學者氣味的猶豫！明天或後天，那種結果將在歷史上突然出現，就是這種幻想也予全書以一種熱忱和活潑的興趣。』

理論與實踐並進

一八四四年昂格斯回到巴門去，離開兩年後的家鄉，已非昔日可比，無論那一方面，都有驚人的進步，於是他開始把自己的理想，把資本主義的癥結，把未來社會的美夢，向大衆宣傳。起初，在開會時，招致彈琴唱曲的女子參加，裝成一種音樂談話會的樣子，以避免警察的注意，後來終受警察的干涉，使他不能在故鄉安居。同時他的父母又強迫他到

巴門工廠中去任事。當然，他這時是非常苦惱的，他不願虛擲光陰，他不願做控制勞動大眾的有產者。可是希望兒子繼志述事的父親，在失望之餘，對於他的譴責也特別厲害，而他爲了愛母親的緣故，不肯累她受氣，不能不對父親讓步，不能不從故鄉跑開。這時馬克斯正亡命不魯捨爾，所以昂格斯於一八四五年初跑到比國，這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同住在不魯捨爾的工人區域中。

同年夏季，昂格斯曾到曼切司特去搬運圖書，并訪問他的愛人馬麗潑恩司（Mary Burns）回到比國後便和馬克斯同著德國精神文化，這是在前一篇列傳裏講過的。一八四六年他到巴黎去，因爲宣傳主義，於一八四八年爲法國當局所放逐，又回到不魯捨爾來。到法國二月革命爆發的時候，馬克斯即往巴黎，而昂格斯則因旅費無着，遲一點才遊革命後的法國。不久，德國革命發生，這兩個思想家又回到祖國的萊茵省，他們占有了新萊茵報的地盤，由馬克斯負責，而昂格斯是從旁幫助的。當馬克斯到別處去的時候，那便由昂格斯主持。他倆在德國革命中的活動是同樣的活躍的。至一八四九年五月，新萊茵報在壓迫之下不能繼續出版，馬克斯前往巴黎，昂格斯便到愷撒斯勞騰（Kaiserslautern）

在槍林彈雨之中與反革命的武力對壘作戰呢！因爲他有軍事經驗，所以能以軍事學的眼光討論問題。

爲朋友而犧牲自己

昂格斯對於馬克斯是盡他所有的力量來幫助的。爲了使那位天才的思想家能够專心研究起見，他毫不遲疑的犧牲了自己。他於一八五〇年回到曼切斯特去，從事最厭惡的也是難於忍受的「狗商業。」記得有人說過：「昂格斯爲他的精神上的同志，將他能够犧牲的一切東西都犧牲了，他的工作與生活，只是爲了馬克斯。」這幾句話，一點不錯。

一八五一年八月馬克斯被紐約論壇聘爲駐倫敦的通訊員。當馬克斯還不能自由用英文寫文章的時候，寫信給昂格斯說：「紐約論壇是北美一種銷行最廣的報紙。在星期早晨（八月十五）以前，你倘能替我作一篇關於德國狀況的論文，那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了。」於是昂格斯以德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和一八四九年的反革命爲題材，連

續寫了二十篇署上馬克斯的名字發表。從一八五三年起則由馬克斯自己執筆，但關於戰事方面的，還是昂格斯代施。昂格斯的軍事論文很出色，紐約論壇在一八五五年三月三日有自誇的一段話：『本報對於戰事，經常按照軍事學上的原則，加以批評的觀察，使讀者能從軍事和政治的觀點去領會一切。』從這裏可以看出昂格斯的軍事論文是怎樣受人歡迎的啊！當時許多讀者，以為這些軍事論文是出於有名的將軍斯科特（Scott）之手，其實都是無名的將軍昂格斯替朋友解決生活問題而作的。以上是昂格斯幫助馬克斯的一個例子。馬克斯的窮困是經常的，而昂格斯的幫助也是經常的。十磅、二十磅、五十磅、一百磅，時從他的「不堪搾取」的錢袋裏搾出來。一八六〇年他的父親逝世，他也由工廠的書記而變為股東，幫助馬克斯比以前要容易些。到一八六九年，他把工廠讓給歐門獨力經營，以五年內不在同一地方作同樣事業的競爭為條件，而得到一筆巨款，這也是幫助馬克斯的。他從此與「狗商業」絕緣了！這時的昂格斯，像一隻久困籠中的鳥，突然飛進美麗的樹林，首先赴倫敦來找馬克斯。當他要來的那一天，馬克斯盼望得忍耐不住，竟至不能工作。他倆相見後，整夜的吸煙、喝酒、暢談別後所發生的一切，他倆的友誼

是老而彌篤的。

反杜林

昂格斯在曼切司特寄居二十年，於商業之餘，以始終一貫的精神，搜討理論，所得成績實足驚人。在離開「狗商業」以後，便在倫敦繼續研究。而他的最偉大的著作，可與馬克斯的資本論並垂千古的，則爲反杜林（*Anti-Dühring*）——又名杜林的科學革命。——是近代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文獻。

什麼是反杜林呢？杜林是柏林大學的哲學與經濟學講師，自己創造一種魚目混珠的哲學與社會主義體系。馬克斯主張無顧忌的打擊他，昂格斯即挺身出馬從事文字的爭鬪。反杜林的這本書是從哲學、經濟學、社會主義三方面打擊杜林的。最重要的是在緒論上概括說明自古至今的兩種思想方法，即玄學的思想方法與唯物辨證法的思想方法。前者是杜林慣用的，後者即是馬克斯與昂格斯所創造，昂格斯在反杜林第二版序文上說過：「從德意志的唯心哲學中救出那有意識的辨證法，使過渡到唯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只有馬克斯和我。然要達到一種辨證法的而同時又是唯物的自然觀，需要數

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馬克斯是一個很高明的數學家，不過我對於自然科學只有片斷的和單個的研究。自我退出商業界移住倫敦後，便盡量利用充裕的時間，從事於一種完全的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工作，八年最好的光陰都花在這裏面。」可見這位思想家學而不厭的精神了。

此外，昂格斯的著述很多，比較重要的如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末日、家庭私產與國家的起源，都是不朽之作。到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追隨他的好友於泉下了。

兩大思想家的比較

馬克斯與昂格斯好像是「連理枝」，又好像是「比目魚」。自從訂交以後，終身未曾分離過，可說在友誼上開了一個新紀元。我們在這裏，應該把他倆的不同之點比較一下：

馬克斯與昂格斯雖是志同道合同好像一人，然而他們的容貌、性情、精神的表現，以至文字的體裁，卻完全不同。馬克斯是魁梧奇偉（身長五尺十寸以至十一寸）皮膚帶棕褐色的人，而昂格斯則為碩長，與面目蒼白。馬克斯的性情是果決的，堅忍的，冷靜的；而昂

格斯的性情則是活潑的，剛直的，慷慨的。

馬克斯是個深沈的思想家，昂格斯是個勇敢的思想家。馬克斯抽象的能力很發達，這種才能，能在特別現象的紛亂漩渦中發見共同之點；在昂格斯則結構的能力更爲發達，這種才能，能從單個的特點中造成一種現象精神的總體。馬克斯的批評能力很强，而自省力也更大，這種自省力對於他的思想的勇敢，予以控制，並且警戒其小心前進，時常考慮立論的基礎。昂格斯的精神，因爲他具有豪壯的氣概，容易飛騰於偉大的觀察上，而超過最大的難關。此外，則馬克斯爲精思玄妙的理論家，而拙於治生；昂格斯爲洞達世故的事業家，而頗短於抽象的理論。至於他倆的文體，也各不相同，馬克斯的作品是思想精密，氣勢蓬勃，詞鋒銳利，文筆遒勁；昂格斯的作品則流利而富於精彩，明瞭而幽雅自如。由此看來，他們兩人相似之點真是太少，然他們卻因此相輔相成！

編後

少年人，想幹一番不平常的事，把希望寄託在勇氣裏，於是，開了步！

少年人想：有了這火熱的勇氣，總可戰勝旅程上許多的紛擾、阻礙。他看看自己的腿，腿是這樣強壯有力。他望望天，天是這般蔚藍、燦爛。他探探路，路又是那麼平坦。少年人幸福的笑了，一朵美麗的「幻想之花」在他眼前閃爍；他輕鬆的吹着哨子，預祝着愉快的未來。

但，不久，他感到疲乏了，口渴了，肚餓了，砂子又刺痛了他沈重的腳；再望天，天也快黑下來，路呢？卻又是那麼遙遠、渺茫，好像牠沒有終止的時候……陣陣的苦惱包圍着他，陣陣的恐怖襲擊着他。「什麼時候才達到目的地呢？」少年人的心戰慄了。終於，他的自信和勇氣動搖了，他失望的停下了，感傷的嘆息了。在這當兒，他不願聽見善意的責備、惡意的譏諷，這些只有使受傷的心更加傷痛；此刻，他所需要的卻是慰安和鼓勵，是過去那些從辛苦中成功了的偉人的事實的慰安和鼓勵！

前面十二位大思想家的列傳，可以使少年人瞭解一個人的成功不是偶然的運氣，也並不是全憑着天才，而是要不斷的與環境奮鬥。在這——列傳——裏，還指示他們如何去奮鬥，如何去克服困難；好像在一條泥濘的荒原上，給我們留下來的足跡。雖然，我們不一定要走他們走過的那條路，但至少，可以給我們一個「信念」——不感到孤獨渺茫、繼續前進的「信念」！記得有人說過：傳記是少年人的「興奮劑」，是少年人的「滋養品」，我也相信是這樣。

不過，在這荒原上，尤其當那夜幕籠罩了大地的時候，我們會聽見虎嘯狼嗥，固然留在泥濘上許多足跡可使我們膽壯，但，朋友！那留着足跡的荒原有一部分此刻已變成虎狼的巢穴。假使我們不小心在這荒原上避免那個巢穴，或者說不在龐雜的足跡裏尋出一條正確的道路走，那是很危險的！所以，我願那些把希望寄託在勇氣裏的少年朋友們，看清了荒原上的足跡，選擇應該走的道路，大踏步的向前走。



A541 212 0003 8078B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發行
民國三十年一月五版

初中學生文庫 世界思想家列傳 (全二冊)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編者 錢亦石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下冊實價國幣三角

(郵運匯費另加)

標商冊註



(30)
(10689)
0.30